

服務隊的宗旨在「實現服務社會的崇高理想」，
 只要服務隊朝向這目標努力，便有其存在價值，而服
 務隊的活動就是存在價值的具體表現，然而服務隊在
 我們服務社會的大前提下，正扮演什麼角色呢？

「服務社會」的釋義

服務社會形式多樣化，而服務的程度亦各有不同。最基本的每人各自在其工作單位克盡本份，已算是服務社會。譬若說，以自己勞力勤於耕作的農夫；和一個費盡心思，諄諄善誘的教育工作者比較，在本質上不是一樣已盡了作為社會一份的責任嗎？可是由於形式和對象都不相同，兩者在服務程度上就顯然有別。而衡量程度的標準，則視當時社會的價值觀和需求。在原始社會裏，人類在集體活動過程中，社會最主要任務就是要維持個人生存。而生存就是當時大家必先解決的問題；因此大家在直接勞力生產過程所貢獻的工作，就決定了他們在這原始社會的服務程度。隨着社會的發展，生存已不再是人類唯一最大的問題，冒升起來的，就是如何改善生活，如何利用前人經驗發揮人類不斷進步的潛力與解決大家相互關係裏的衝突等問題。而針對這些問題所做工夫的多寡，就衡量大家服務社會的澈底程度。

換句話說，我們服務社會的澈底程度，得視乎隊的服務形式和當前社會需要。這程度正刻劃出隊的服務意義——亦即是它底存在價值。

價值 實踐

版權為作者及出版社所有
未經批准不得翻印

· 安 安 ·

存在價值與實踐的配合

當批判隊存在價值時，除了根據社會需要外，還得考慮這服務形式是否具體，是否真能付諸實踐。須知盡量適應社會需求並不難——清談理想本就是一般知識份子最擅長的把戲，是一些「時代醒覺者」自我陶醉最佳的方法。試想，那個不贊成打破不平的社會，建設人類的烏托邦？然而為何在現今社會裏不平等現象，還是比比皆是？為何烏托邦還祇是大家永遠追求不了的憧憬？可見在未能付諸實行前，崇高的價值觀還只是空中樓閣，而隊的服務形式最要緊的就是能實踐！

「社會需要」是衡量某服務形式的存在價值的標準，然而決定這存在價值的實踐性，又是什麼？

首先要考慮的就是隊員質素問題——我們是羣血氣方剛年青人，熱情、爽朗、肯學習是我們的優點。然而這一切底下，却是空白的一片。困處在功課圈子內，我們對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缺乏明確的認識；更重要的，我們未能秉持處事不可缺少的毅力和責任感，未能體會理想和犧牲的相輔

性。然而而在我們心裏總是有鼓力量推使我們要服務社會，要向黑暗挑戰，這豈不是個不容忽視的矛盾嗎？

適當經濟基礎亦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隊是個獨立的組織，祇在無條件情況裏接受外界的捐助，因此除非我們摒棄我們這一貫原則，隊的經濟力祇是建築在每個隊員經濟基礎上。隊的成員主要分離校和在校同學，一些是有獨立經濟能力的，但要負擔家庭的生計；另一些則還是依靠父母的消費者。因此在隊員的經濟能力上，負擔和依賴形成不容忽視的對比。若要鞏固隊的經濟基礎，就得解決這經濟矛盾。隨着隊的活動規模越擴大，這矛盾就越發尖銳化，更將握剝整個隊的進展！

此外，學業亦是個非常困擾的問題。每次工作營裏，同學們總是意氣風發，多少抱負和計劃，都是在那熱情澎湃的氣氛裏醞釀出來。可是上課後，功課就無情地把大家握緊得死去活來，多少五彩繽紛的泡影，一個一個消失了！比較頑強的同學，在逆流衝擊上，緊祇能死命掙扎；除疲乏身軀外，剩下的就是對下次工作營的憧憬——那已失去了的生命力，那意氣風發的臉孔，和那五彩繽紛的泡影。

同學們，大家情緒上週期性的起落，正標誌着負在大家背後沉重的包袱。一些已畢業的同學儘能清高地說：「一紙文憑有何用？」然而那些正埋頭苦讀的同學對此有何感想？在前進大路上，我們需要大家不斷的鼓勵和堅定的指引，但一些連自己也不敢苟同的口號，豈能挽狂瀾於既倒？我們並不能否認求學是學生時代最大的目的；然而我們亦清楚知道不顧社會疾苦得來的學問是沒用的。最痛苦莫如一方面我們洞悉自身的軟弱，抵擋不了功課沉重壓迫；另一方面我們却知道應珍惜這段思想正待塑造的黃金時代，更知道那塊燒個火紅的鋼鐵，只能趁着未被外面世界冷卻的剎那，才能鑄鍊成爲能當重任和耐用的器具。如此，學業和人生觀的塑造亦發生衝突。

總括地說，隊的存在價值一方面要符合社會需要，另一方面能在此時此地實踐。這高度的實踐性決定於隊員的質素、學業和經濟等基礎。我們絕不能停留，當前，隊就是要在這些基礎上，解決種種的矛盾，舉起我們底沉實穩重的步伐向前邁進。或者我們未能留下更轟烈的事蹟，但我們定要走上人生正確的道路。